與楊熾昌先生的相遇

楊熾昌手稿捐贈式致詞

原文——西田勝 日本文藝評論兼平和運動家
翻譯——周華斌 研究典藏組

說到和楊熾昌先生初次見面，那是最初也是最後一次，21年前，正確應該是1993年2月15日的事了。楊先生當時，已86歲。不知是什麼風把他吹來的，我在2個月前，也和當時的楊先生一樣，86歲了。一樣86歲，但當時楊先生和我不同，白髮卻濃密，身形挺拔、福態且魁偉。臉龐泛紅，大概是血壓高吧，但精神飽滿，怎麼也沒想到在那1年半後竟辭世。

談起如何和楊熾昌先生相遇，約於那天的1年3個月前，在沖繩縣那霸市，當時我擔任代表的日本社會文學會邀請亞太地區11國或地區的作家、學者，以合併探討美國占領日本、和日本侵略鄰近諸國為目的，召開「占領與文學」國際研討會。台灣方面是作家黃春明參加，以「台灣的『內部占領』」為題，談論有關台灣原住民的境遇及其名作〈戰士，乾杯！〉描述的內容。之後，他向會場呼籲：「無論如何請來台灣」、「無論如何請來看看台灣」！

親臨現場，或看看現場，對作家、學者而言，都是非常適切的觀點。所幸，我從1992年12月起半年間，經大學認同海外研究，決定要體感曾遭日本帝國占領或殖民地化的東南亞諸國，首先從新加坡出發，依序巡迴柬埔寨、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1993年2月8日也踏入台灣。

在台灣，我在台北和黃春明先生再次會面，以此為起點，經淡江、日月潭、霧社，到達這裡台南，14日下午，那之前透過在日本認識的成功大學林瑞明先生的介紹，在《文學台灣》雜誌社和作家葉石濤先生會面，如同遇見舊識般，印象令人懷念。也就是，和楊熾昌先生見面，是在隔天，和葉石濤先生的情形一樣，經由林先生介紹。那是除了「將超現實主義引入台灣的詩人」以外，完全沒有預備知識的情形下的訪問。

現在他那住宅不知是否還在，東榮街44巷，其住宅進入玄關後，四周圍是高達天花板的書櫃，若以日式說法，就像進入書本的「kamakura」（雪屋，秋田縣橫手地方用雪做成的小屋）那般的感覺，南北下方約空1公尺，通風，日照，感受到來到南國的印象。

在那樣的氣氛中，從上午10點多開始約2小時，聽他說到東京就讀西村伊作的文化學院時候，戰爭時期擔任台灣軍報導員輾轉到菲律賓，日本戰敗前後台灣的秘史，例如以特攻作戰為首的大西中將曾說「日本輸了」，或印度獨立志士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在臨終的床上想要咖哩飯等，還有逃過因國民政府移駐台灣後爆發的二二八事件而險些遭到槍斃等的話題。

聊不完，便被招待到附近的赤崁大飯店地下樓層的日本料理店「赤根」，宴請江戶前壽司。離別時，我說：「今天的談話全都很有趣。我的研究室有出版名為《從地球的一點起》的月刊小報，是否能在那邊刊出今天的談話，但無法提供稿費。」楊先生回答：「可以」。之後，沒多久，就寄來3份手稿。也就是說，這3份中的2份便是今天的此刻捐贈文學館的手稿。遺憾地，我想其中1份應該是在我從大學退休時，搬動書籍、文書時遺失了吧。

右起西田勝教授、楊熾昌長子楊螢照先生、翁誌聰館長。

不管如何，第1件手稿以〈台灣人報導班員的手記①　失去全部的無家小孩〉，刊載於《從地球的一點起》第54號（1993年6月）。原題為〈台灣的戰爭　某報導班員的手記〉，主要描述在台灣的特攻作戰，和美軍空襲台南的情形。

第2件以〈錢德拉・鮑斯　最後的咖哩飯　台灣人報導班員的手記②〉，刊載於同報的第55、56合併號（同年7月）。這就是遺失的手稿，談及那無謀、造成「白骨街道」的因帕爾（Imphal）戰役，和錢德拉・鮑斯的臨終。

第3件以〈二・二八民主革命和台灣獨立　台灣人報導班員的手記③〉，刊載於同報的第58合併號（同年9月）。原題為〈台灣獨立的課題　二二八民主革命以後〉，不僅將二二八事件視為國民黨軍對台灣知識人的殘虐事件，還認為是以台灣獨立為目標的民主革命，並展望未來。

有關二二八事件，幾乎未觸及，因此於《從地球的一點起》第60、61合併號刊載許雪姬女士聽取有關在台南的受害情形的訪談紀錄〈楊熾昌先生訪問記〉（收錄於1991年9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口述歷史》第3期）。

我想這3篇楊先生的隨筆，全是有關台灣戰爭時期、戰後的珍貴證言吧。

日本，不，是世界的前衛詩人或作家們，曾夢想「革命的藝術」和「藝術的革命」的統合。在日本，以詩而言，從戰前到戰爭時期，曾有壺井繁治的〈腦海中的士兵〉或野川隆的〈聚集的聖母〉等作品。戰後，有安部公房的〈赤繭〉等。綜觀世界，雖並非詩作，有畢卡索的〈格爾尼卡〉（Guernica）等。在台灣，包含楊熾昌的作品，有怎樣的內容？若有知悉者，請務必告訴我。

至此，結束冗長的致詞。感謝各位傾聽。